

你想象一个在电脑屏幕上敲下千万字小说的网络文学作者,他可能蓬头垢面,胡子拉碴,键盘边上是吃了一半的盒饭,厚厚的镜片顾不上擦干净,眼睛干涩,眼圈发黑。他也可能成竹在胸,淡然地敲着键盘,偶尔抿一口泡好的龙井,像个世外高人,仙风道骨,天下我有。

烽火戏诸侯似乎这两种都不是。见面时,他穿着淡绿色的T恤,舒适的家居拖鞋,戴着学生样式的黑框圆眼镜,手里拿着一杯咖啡,倒像个普通的邻家男孩。

一入江湖点“烽火”

这个1985年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的青年,本名叫陈政华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杭州市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、第十二届全国青联委员……彼时还在浙江工商大学上学的那个20岁的毛头小子,怎么也想不到,自己后来会有这么多一本正经的头衔。

“其实我开始网络写作,是一个辛酸的故事。大学时候,虽然读的是公共管理专业,我还是喜欢文学,给校报投了好几次稿,都没通过。一“怒”之下,我就开始到网上去写作了。”这一写,一发不可收。

2005年,烽火戏诸侯开始在起点中文网发文。首月稿费拿了一万多块,发文3年始盘踞在百度排行榜第二位。

2009年,都市文《陈二狗的妖孽人生》获得首届年度最佳作品评选第一名。改编的同名网剧点击量破20亿,最高峰值达6600万人次,单集平均弹幕17万条。

2013年,在一个大众熟知的网络文学产业估值体系中,烽火戏诸侯榜上有名。大家没想到,创作网络文学竟然是个这么赚钱的活儿。

紧接着,“官方认证”也来了。2015年,《雪中悍刀行》获得由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、宁波市网络作家协会、慈溪市网络作家协会联合承办的首届“网络文学双年奖”银奖。此外,《雪中悍刀行》入选了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办、中国作家网承办的2016年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年榜。《剑来》入选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、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共同主办、中国作家网承办的2017年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下半年榜。陈政华本是凭着个人喜好和青春意气初试锋芒,没想到一入网络书写的江湖,便点燃烽火,“一呼百应,名扬四海”。

千里马和伯乐

有的人做某些事,可能真的是生来就注定的。

烽火说:“我一开始写文,就把它当做30年、40年,甚至50年的事业在看待。”他刚进入这个圈子的时候,这是一个不赚钱的行业,也没有人觉得网文创作可以成为一个职业选择。

烽火从小爱看书,接触武侠小说是在高中。那时,烽火经常走神,脑子里常常浮现出一幅幅稀奇古怪的武侠画面。时间长了,他就觉得,有没有可能自己来创作,打造一个没有人写过的自己心目中的武侠世界?他要试一试。

即便有一定天赋,但文学依然没有捷径可走,只能滴水穿石地慢慢磨。他告诉我,手机里存了三四千张图片,或玄幻,或仙侠,每张图片都有自己的场景和意境。“怎么培养自己的写作能力?对着图片,用自己的文字表达出来。你选中它,肯定因为有打动你的地方,如果你能够有效率地把图片转换成自己的文字和故事,不坚硬,你的小说就会有气,你写仙侠小说就会有仙气,写武侠小说就会有侠气。一天收集10张,一年下来就够了。”

就这样,他慢慢地走向自己心目中的武侠世界。他的主角,潇洒带刀,把江湖捅了一个通透。

有两年的时光,烽火和现在同样已“名震网络文学业界”的天蚕土豆、梦人神机合租写作,那时候他们会互相分析各自作品的优缺点。

虽然有庞大的、甚至狂热的拥趸,但是网络文学一直处在“野蛮生长”的草根状态。2014年,一个暴雨天,时任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、副主席臧军和浙江省作协党组副书记曹启文找到了他们三个。第一次见面,聊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
2014年1月7日,全国第一个省级网络作协——浙江省网络文学作家协会正式成立。开会那天,原本被认为是散兵游勇的网络作家,无一缺席。

“当时两位书记那种包容、开放的心态,以及‘事情可做可不做的时候,我们一定要做’的魄力,让人由衷佩服。”烽火回忆起那个下午,眼里依然有着被认可、被支持的感激。

当一群人一起做一件事的时候,总是更有力量的。

“襁褓中的婴儿”

“比起5G带来的科技可能性,电子阅读的多元化呈现,还



有IP的影视、游戏改编,您是不是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出成纸质书并留在书架上?”我不敢确定,又问了一遍。采访过几位大大小小的网络作家,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说。

“是的,我就是对能出纸质书更在意。”烽火没有改变他的答案。

今年是2019年了。从“榕树下”、“龙的天空”那个年代算起,中国网络文学已经走过20多年。这些年,好像网络作家撞了大运。有人说写网文的就是“穷人乍富”,有人还是瞧不起网络文学,还有人说网络文学迟早要完。最早一批网络文学作者不少已走到塔尖,开始为自己的IP改编成影视、游戏奔走。新人行的年轻作者听着前辈的传说,吭哧吭哧地日更一万,盼望着有一天也能跻身“大神”之列。

“任何一个新鲜事物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,先爆炸式地发展,量很大,群众基础好,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。虽然网络文学发展了20多年,但相对于纯文学来说,真的是襁褓中的婴儿。”

4.32亿,这是《2018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》公布的我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数据。“在中国,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时代,能有一个4亿的阅读群体。我们在看,是真的在看书。我们先假定网络文学是文学的一部分的话,这是一个很可观、很惊人的数目……”他用的是“假定”。一个拥有超过4亿读者的文学生态圈,它的作者、读者,生产者、消费者,鼓励者、指责者,都仍在反复地怀疑和自我怀疑一种位置和性质。网络文学,在文学上的地位尚未被认可,在商业里又开始面临新的危机。

前段时间,财经记者曹忆蕾写了篇文章,叫《BAT览书局》。“网络小说市场哪有这么多想象力,再造一个日活千万的产品都很困难。”这是文章的开头。

网络文学发展20多年以来,两家经营网络文学的上市公司,阅文市值超过300亿元,掌阅也超过60亿元。但在资深从业者眼里,比起其他行业,收费网文盘子小,算不上一门好生意。流量逻辑在资讯、短视频领域跑得通,但网文用户总体体量小、变现能力差,且网文带给用户的冲击力也远不如短视频,增长空间有限。

烽火也闻到了这种危险的味道。

“你说的数字阅读和5G,我反而是担忧的。短视频娱乐冲击,是对网络文学的分流。”坐着的时间太久,他撑着腰站起来。前一天晚上,他刚落地杭州。巨大的码字量,不得不处理的工作事宜,尽管烽火对我的到访表达了真诚的欢迎,还是能看得出他的疲惫。

“网络文学的新鲜血液没有像前一个5年或者10年,那么快速流入了。网络文学的盘子停止增长,故事性和文学性不双手抓,整个读者群体会不断减少,整个大盘在萎缩。这是个很可怕的趋势。接下来网络文学会进入一个大的洗牌期,在3到5年当中如果拿不出经典的作品来,意味着下一个10年,会被不知不觉地淘汰掉。”

“网络文学真的也是文学。”烽火还是不甘,说出了这句话,“它还在蹒跚地学着走路,我们应该给予它耐心。”他摘下眼镜,揉了揉眼睛,又戴上。

此时此刻,他已不只是当年想为自己的爱好争口气的陈政华,而是在一个完整的文学生态中认真的、资深的从业者。这些年来,烽火戏诸侯不是只在为自己写东西了。他注重整个网络文学的生态,关心真正的文学。

虞靖

烽火戏诸侯：赤子之心，四季如春



桃李春风一杯酒

“市场的影响大吗?只要你自己心不定,影响永远很大。”网络文学的快速发展,一直以来都在诱惑着网络作家。手机阅读的审美要落后PC端3到5年,为了适应市场,一些成熟的写作者开始转向去写一些相对“小白文”的文字,这是一个“历史的倒退”。

“但是你能说这就错了吗?”烽火不想苛责做出这种选择的同行,他只是惋惜,“写作很多时候是在争一口气,这一口气下去以后再想提起来,很难很难的。”他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,语气非常严肃。

很多转去写小白文的老牌作者发现,成绩要比预想的差很多,等到回来想再要写出巅峰文字的时候,已经不适应了。再之后是IP热,要不要适应影视方的要求写适合改编的文字,又是一个大的抉择。网络文学的道路上,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样艰难的选择。

烽火现在很少发朋友圈,甚至被调侃连微博都“断更”。他知道,4亿的读者群体,也意味着网络作家的责任更大了——

2018年1月7日,“到老家了,闭关一段时间,好好写《剑来》”。2018年7月29日,“在老家闭关书写一个月”。

写作从来都不是一件顺畅的事。肚子里的东西支撑不起笔下的故事和人物的时候,就陷入了困境。遇到这种情况,烽火就会休息一段时间,拒绝掉一切应酬。“这也是一种心境上的自我暗示。是对自己的提醒,身为一个作者,真正的本职工作还是写作本身。”

烽火在网络文学这个圈子里已经15年了。他说自己不是特例,写作这么多年,他认识的同行朋友,不管写出来的作品文学性有多强,都是有情怀的。

“我认识的每一个作者,都想写出更好的文字来。网络文学是很商业化的产物,如果写完200万字还赚不到一分钱,还有勇气追求文学梦吗?可能他们最终没有选择用力追求文学性,但是每个人都还是想要写出真正经典的东西。没有人是错的,每个人都有自己复杂的人生。”

他以前不大相信文学是个青春饭,有一次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跟他坦言,说自己写得没有以前那么好了。不是不想写好,而是网络小说一部动辄三四百万字,写完三部之后,精气神真的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旺盛了。

“再也达不到巅峰了,真的没有办法。”很多作者写了10年20年以后,会有家庭、社会的因素,最重要的是身体因素,就此搁浅文学梦。

他们,他和更多的网络作者,在同一个江湖里相伴许久了。桃李春风一杯酒,下一句,江湖夜雨十年灯。烽火说,这是他最爱的诗句,刻在了书桌上的一个木质储物盒上。

人生海海,诸多风波,人总在不停地流浪漂泊。在网文的江湖里,有人来过,有人离开,曾经年轻气盛仗剑天涯,如今竹杖芒鞋一蓑烟雨,终归也是无风雨也无晴。

“无醇酒美人,不愿来此世间。无快剑挚友,不愿来此江湖。”这是他的微信签名。

卧虎藏龙

在一个普通人占大多数的江湖里,也会有很多萍水相逢的惊喜,卧虎藏龙。

有一次,烽火去看牙医,因为后续手术需要沟通,医生加他的微信,发现昵称是“烽火戏诸侯”,问到:“你也看他的作品呀?”他愣了一下,说:“哦,如果没搞错的话,我应该就是那个作

者吧。”牙医就“癫狂”了……烽火说着笑了起来,那一刻是真的还挺有成就感的。

他如今的沉稳已与当时少年般的调侃、诙谐有些不同。但说起这样的故事,笑容仍旧自然、天真。我能感受到,是发自内心的快乐。是因为文学,因为知己相逢,因为执著得有所成。

“生活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读者。可能更多的读者你一辈子也接触不到,他们也不会为你的作品发出太多的声音,但你只要知道有这样的他们存在,对创作者而言,就是一个极大的鼓舞。”

烽火的读者里不乏各个领域的精英,有些自己本身就有丰富的阅读厚度,会给出很多完善的建议,还有一些想法甚至是脑洞再大的作者都难以想到的。这些都给了他很多良好的反馈。

“比如说《剑来》这部仙侠小说,读者在小情节架构上给出的意见,起码占了百分之五的比例,听上去好像不多,但对于创作而言已经很夸张了。仙侠离现实比较远,一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世界观,如果只有作者自己在想,而没有读者建议的话,很难达到我尽善尽美的要求,也很难把一个不现实的世界打造得具有平衡性。”只要不动大纲的整体走向,烽火会保持这种互动,读者发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,也会特别开心。

我的朋友里有一位烽火的“铁杆粉”,他这样评价烽火:“文字是一种神奇的存在,它变幻莫测,可化为利刃诛心,也能轻抚伤痕。阅读文字就是走进作者的世界。”

“行至高处,览青山云霞,观日出霞蔚;走在乡间,品粗茶谷粟,过田畔溪石。有君臣大义,一往无前的骑军凿阵,也不乏市井乡民,尔虞我诈的人心鬼蜮。正如一样米养百样人,同一个江湖有不同的剑。一声‘剑来’拔高整座江湖剑道的独臂大侠来自于此,缺门牙但剑出如虹的牵马老头也来自于此。江湖的道理自有江湖人去说,但也少不得夫子先生作书警示后世。剑在谁的手中,笔在谁的腕下,大有不同。”

“言念君子,温其如玉。没有紫紫之巅的潇洒,也没有华山论剑的争誉,更多的是炊烟袅袅,家长里短。这就是烽火带给我们的江湖。一个偶尔断更的江湖。”

这位朋友也是一位医生,并非文学科班出身,每天看病手术,几乎没有闲暇。但烽火笔下的“江湖”,让他的世界大了起来。

“愿赤子之心，四季如春”

2019年6月1日,烽火戏诸侯发了微博:《剑来》刚好写了两年,感谢大家的陪伴。

20岁那年,他说:青春既然不能够被挽留,也不能够被拒绝,那就用自己的方式去挥霍或者珍惜。如今在从三十而立走向四十不惑,他说:“愿赤子之心,四季如春。”

烽火至今都保留着他的“图片描述法”,不断跟自己较着劲。文学始终是跟“文字”相关的事情,尽管图片化、影视化是大趋势,他坚持认为,文学有文学自己该做的事,纯文学也永远不会死。在故事性上,网络作者的脑洞已经很大了。在文学性上,网络作者不应该害怕纯文学,而是应该了解纯文学的精髓和优点到底在哪里,知道好的文字和语感到底是什么样的。这也是为什么,他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作品能够被留在书架上,对影视、游戏收入比较大的板块反而比较随缘。“故事性决定有多大的群体阅读你的小说,但是最终能决定高度的是文学性。在快速阅读的大环境下,还有读者愿意去购买你的实体书的话,那是对你这部作品一个极大的肯定和认可。”

知乎上有个问题:如何评论网络作家烽火戏诸侯?下面有一条回答:烽火是惟一个能让我看网络小说做读书摘录的人。

在评论家何平看来,烽火戏诸侯的网络小说依然和现代文学有很深的近缘关系,其经典性在现代文学传统谱系上也可以是被识别和确认的。“网络文学从来都是文学,离不开文学的。”烽火期望,未来20年、30年、50年,学者和读者在做中国文学历史回顾的时候,网络文学能够有自己的作品放在那里,有自己的神留在那里。

中国文人大抵都有些“士”的风骨,是想要从整体出发去影响一个时代、一个社会的文化、经济和历史的。这种风骨,这种“士魂”,名唤不来,钱买不到,惟有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积累,禁受住了考验,才能得到。

采访结束的时候,门外下起了雨,烽火把我送到小区门口。等出租车的时候,又聊了一会儿。烽火建议我多了解一下现在新的网络作者在想什么。年轻一代的写作者和他们这些“老人”的想法肯定有所不同。

其实这次访谈原本是为拍一个片子,并不需要出文字稿。但烽火火见了面,我总觉得,有些话,有些故事,好像必须要写成文字,才安心、妥帖。

付一些。而今,牛羊被出卖了,谁愿意回来做村人的帮手呢?

人类遗弃的地方,总被草木装饰成乐园。田野还是原来的样子,草木、鸟雀、虫兽以及四季。

只是人少了,牛没了,奔跑的柴狗也不见了。偶有一只,轻盈活泼地流窜在稀疏的麦地,却招惹群鸟的围攻。鸟雀在天空为爱相约,它却自作多情,奔跑,欢叫,汪汪汪,坏了人家的兴致。姐远远地唤它乳名,小灰,小灰。小灰狼狈窜逃,逃进看麦娘嫩绿的怀里。

小灰是博美的私生子,它被送到乡下时叫阿郎。阿郎,小灰,它不知道城里还有个富贵的爹娘。

我追着小灰在歇荒的麦地来回跑,偶尔也张牙舞爪,朝天汪汪叫。城里抱养来的小灰在乡下受着委屈,水土不服,或是无人懂它仰望月亮时哀嚎的孤独。

田野的风与谁都亲,湿漉漉,清凌凌,有淡淡的蒲草香。田野上最顺畅的事是撒尿,不必遮掩,不用回避文明的劝导。一个谢顶的男人从田埂上走过,他不正眼瞧我,我也不认得他。他塞着耳机,低头在手机里翻找,那熟练的动作不像一个耕耘几十年的农民。

姐说村里的田地大多转包给城里下来的承包大户。父亲老了,不能再下田。父亲不下田,土地荒了,村庄荒了,人也荒得没了新鲜的故事和劳作的神严。

荒野对于城市是紧俏的资源,而对于乡村,只是再次被延误的青春。

王家坟头上的构树疯长,成群的黑雀子飞掠过。清明回家,与看麦娘一起等待麦收,对我这个离乡太久的孩子而言是件悲伤而荒凉的事。

爆竹自麦地升起,向着旷野撕裂,嘭,嘭,嘭。

勿儿去了北方,他不得回家。清明,只有我独自回乡祭扫,娘的墓,哥的碑,侄儿的新坟,还有众多已然化为看麦娘的先人。

襄河

看麦娘



闲着的时候,他就坐在门口的矮凳上剥花生,一粒一粒,咔嚓咔嚓。父亲在麦地里套种花生,壳薄米红,适合抓一把放兜里,边走边吃。往年农忙,他就赶着雨天剥,一袋花生,足够消磨一个潮湿的白天与黑夜。

“菜园里有垄地,种花生,特意给你留着的。”菜园种菜,菜是村人的命根子,谁家都不敢荒。父亲种菜,也种花生,花生米,花生油,花生糖,花生酱……那咔嚓作响的香与酥,成为我一趟又一趟往返奔波的充分理由。

新花生裹着紫红的包衣,衣上染着几十年不变的泥土味。我说超市里卖的花生没有泥土味,父亲说,那当然。

麦子被村人鄙弃,我早有耳闻。村庄,村人,村田,乡野之上的劳作失了尊严。3月的暖风抚过一遍又一遍,看麦娘漫过一垄又一垄。麦子们犹豫再三,迟迟不愿从松软的稻茬下翻身醒来。

清明节,我下高秧,回村庄,不见乌青的麦苗,也不见熟悉的人影。父亲与村里的老人一样,静静守护着家门,看一条叫小灰的长毛狗晒太阳,看一群褐色鸟雀天上地下,唧唧喳喳撒着野。我放倒木凳,坐着与父亲一样高,陪他剥花生,听他耕地似的重复那些松松软软的农事。

农田歇荒,但土地没闲着。看麦娘,节节麦,早熟禾,牛筋草,或昂扬着花穗,英姿挺拔,或匍匐向前,敦实憨厚。有一种生长,叫自生自灭。农人进城,太阳还在,春风也在。有一种收获,叫无人问津。无人也好,鸟雀与鸣虫不争不抢,尽享天荒地老。

乡野空旷。沟渠流水拨弄起小曲,没有游鱼,只是一两声疲倦的蛙鸣,和它们新生的娃娃,黑黑的,滑滑的。斑鸠的长调远远近近,时而在菖蒲丛生的水坝深处,时而在放牧黑牛的西大滩。山雀在白杨梢头随风逍遥,喜鹊在自己的几亩几分领地盘旋。它们从不正眼瞅我。它们有家有业,也有日日夜夜的劳作。它们不认识我,不是它们的错,我离家已经太久太久。

田野上活跃着许多新来的鸟,我认不出,父亲也认不出。白雀子,褐雀子,野雀子。父亲与我一样只认得原住的麻雀、喜鹊、斑鸠、野鸡、野鸭。我忘了许多鸟语,也渐渐忘了乡音。它们一定在议论什么,也许把我当作过路的两腿怪兽。这像